

青梅煮酒

赴“约”心碎

◆俞可

赴“约”,是今夏最响亮的集结号。此“约”即里约热内卢。南美大陆史上首次承办的夏季奥运会将在这里上演。

里约热内卢,巴西建国之际的首都。巴西国旗正中央是布满繁星的天空,呈深蓝色,由27颗璀璨星点组成,象征国家27个行政区域。而看似任意站立的繁星,实为刻录1889年11月15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里约热内卢的星空。

当然,仰望星空绝非赴“约”的初衷。赴“约”,就要俯瞰大地,亲吻热土。

巴西国旗的基色是绿色和黄色,分别象征森林与矿产。毋庸置疑,全球之所以眷顾里约热内卢,是因巴西坐拥亚马逊雨林,素有“地球之肺”之称,足以让人浸淫于绚丽纷繁的动植物世界而流连忘返。人们对好莱坞动画片《里约大冒险》如痴如醉便是明证。



真实的亚马逊雨林如今却满目疮痍。这座地球最大基因库日均至少泯灭一个物种。为获取木材、大豆与牛肉,人类的贪欲以每年两平方公里的速度,蚕食着这方占全球热带雨林总面积一半的净土。在伐木的轰鸣声中,这片5500万年高龄的生物王国顷刻间化作农田与牧场,生物多样性殆尽并仅通过化学产品的密集投入方能维持生机,进而退化为荒野瘠土。

据马兰大学学者基于卫星拍摄数据的分析,全球雨林消亡速度,亚马逊为最。世界自然基金会曾在《温室中的干旱和大火——亚马逊的恶性循环》报告中发出警示,到2030年,气候变化以及森林退化将彻底摧毁或严重破坏近6成的亚马逊雨林。

更有甚者,巴西国名源自一种巴西红木,沿巴西海岸繁衍。这种植物通常高12米,最高可达30米。因树皮带有刺状突起及分泌红色树脂,整棵树犹如熊熊炭火,昔日宗主国葡萄牙便以拉丁语“炭火”来命名。

殖民者发现,巴西红木是获取绯红或朱红染料的最佳原材料。16世纪~17世纪,鉴于红色染料紧缺,欧洲市场对巴西红木的需求激增。由此,这片土地的官方命名“圣十字架之地”遂改为“巴西红木之乡”。肆无忌惮的商业性开采带来的创伤可谓致命。早在1850年,巴西红木原始种群便基本被斩尽杀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等国际组织纷纷将其列入濒危物种名录。1992年,巴西环境与可再生资源研究院(IBAMA)宣布其为濒危植物。

濒危的不仅是巴西红木与亚马逊雨林,实为人类的未来。

于是,全球拯救的集结号吹响,且就在里约热内卢。2012年6月20~22日,来自联合国120余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多达5万与会者汇聚于此,共商绿色经济和全球治理。这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堪称联合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因与同在这一城市举行的旨在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峰会)时隔整整20年,又称“里约+20”峰会。峰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便叫做《我们憧憬的未来》。

未来只能憧憬,而无以抵达?虽然巴西政府于1978年12月7日正式定巴西红木为国树,虽然国际社会为拯救全球雨林和捍卫人类未来信誓旦旦,虽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业已开启,但是,赴“约”绝非一场《里约大冒险》式的沉溺。留存于记忆中的巴西红木和消逝于视野下的热带雨林仍令人心碎。

不管你的心碎成多少片,世界总会给你修复。巴西人钟情于本国文豪保罗·科埃略的这句话。然而心即使碎满地,仍可重铸并缝合;自然资源,一旦肆意挥霍,便一去不复返。

赴“约”,给人类未来一个约定。(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志押送生辰纲为何绕道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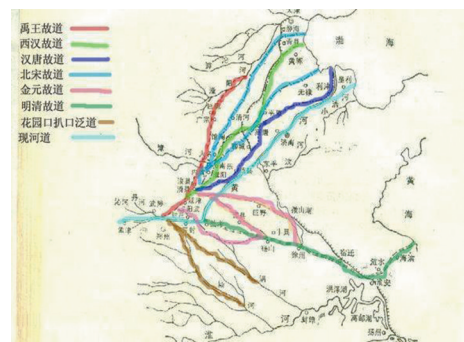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 何

7月起,黄河正式进入汛期。为加强安全防汛,河南省最近还专门制定了一部黄河防汛地方性法规,目前正在审议中。历史上,这条母亲河多次决口、易道,黄河治理困扰着一代代君民。读史可以知未来,重温典故,深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当时。

——编者



▲杨志行走路线图



▲黄河几易其道

水浒传里的一些情节,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杨志押送生辰纲一节,便属其中之一。依照今天的地理常识,从大名前往开封,只需南下经过河南濮阳新乡等地,一过黄河就到了,只有大约180公里的路程。

但是杨志的路线,是出了大名县径直朝东南走,大约走100多公里,到达郟城境内,也就是晁盖他们劫生辰纲的地方所在。然后再从此处走约170多公里,才能到达开封。整整多出一半距离来。

放着直线不走,偏偏舍近求远走一个对折线,难道杨志是个大路痴?抑或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个地理盲?

这两种说法肯定都站不住脚。杨志是军官出身,他要是路痴,怎么能带兵打仗?而古代的文化人,哪一个不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说施耐庵是地理盲,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既然这是个地理问题,不妨还是从地理层面找原因吧。书中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里,杨志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

等等,杨志竟然说没有水路,那横亘在河北与河南之间的那条黄河哪儿去了? 插翅膀飞了?

杨志不可能不知道黄河,但他也不可能在上司梁中书面前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此看来,竟然真的是不用过黄河。黄河哪儿去了?

在此需要说明一个地理常识,包括北宋在内,以往历代的黄河,还没有流经开封,黄河流到郑州一带之后,便朝东北方向去了。所以,开封在北宋时期,还看不到黄河。如此一来,杨志没有水路的说法是靠谱的,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从旱路走直线距离。然而杨志还是走了对折线,在这中间捣鬼的,实则还是黄河。

虚构的小说里,从来都隐藏着真实的历史。这就需要扒一扒真实的历史,北宋时期的黄河,到底是怎么了。

著名生态文学作家徐刚曾在《环境文学选·江河咏叹调》写到,黄河是一条变迁无常的河流,下游曾经26次改道。在西起郑州、北至天津、南抵淮河口的大平原上时而北流注入渤海,时而南下夺淮进入黄海,滔滔汹涌,来回流动,到处留下了变迁的沙碛、古迹和荒凉。

我们来看一个自西汉至北宋时期,黄河决口改道的年数资料。两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间为15年。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间为9年。隋唐五代:公元581年~960年间为39年。北宋:

公元960年~1127年间为66年。

从以上的资料不难看出,北宋一朝黄河泛滥的年份,几乎是以往700多年的总和。

北宋期间,黄河的灾害大大超越前代,由于北宋的京城开封就处于黄河下游,所以历代北宋皇帝对黄河水患的治理都尽心尽力。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黄河在澶州(河南濮阳)横陇决口后形成了新的河道。宋朝人称为“横陇故道”。欧阳修有记载说“横陇既决,水流就下,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这条河道,穿过河南之后,从东北方山东入海了。

一开始这条新的河道还算顺畅,然而黄河泥沙居多,若不勤于疏通,不久河道就会淤塞。果然7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庆历8年(公元1041年),黄河又从澶州商胡决口。这次决口后,黄河水一路向北而去了。

又过了10年,公元1051年,向北流的黄河再次决口。第二年,新冲出的河道淤塞不畅,又有重新决堤改道的风险。这时候宋仁宗还在位,他召集群臣商议治河之策。是顺其自然让黄河往北流呢,还是恢复到原来的横陇故道让黄河往东流。

当时的河北转运使李仲昌提议堵塞商胡北流河道,恢复横陇故道。不过这提议遭到了欧阳修反对。他认为横陇故道已经淤塞20多年,这条河道难以恢复。然而,恢复横陇故道的建议

却被宋仁宗采纳。实施的结果正如欧阳修所料,引黄河水入横陇故道的当晚,由于水流宣泄不及,黄河决口,河北数千里地一片汪洋,人民死伤无数。横陇故道的恢复以失败而告终。

此后的英宗、神宗、哲宗3朝,关于北流还是东流之争一直不断堵了决,决了修,反复进行。一条黄河,搞得北宋政府心力交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黄河水在北宋最后一次恢复成东流不到5年,再一次决堤。洪水滔天,重新冲出一条河道,向北而去。此后一直到北宋灭亡,黄河的河道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公元1117年,北流的黄河水在河北境内多地决口,淹死一百多万人。这正是政和8年,宋徽宗在位的时候。

黄河水决口之地,滔滔洪水过后,泥沙淤积,土地变得贫瘠且盐碱化,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黄泛区。黄泛区百姓流离失所,庄稼减产粮食断绝,赤地千里,这时候盗贼能不蜂拥而起吗?大名府到开封的中间地段,终北宋一朝,一直是黄泛区。

由此推测,杨志从山东走远路,正是为了绕开这一两百公里的黄泛区。

首先,蔡京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十五,正是北方雨季发洪水的季节,这时候带着沉重的财货从黄泛区过,一旦决口遇到洪水,在千里平原上没有可躲避的高地,连人带物都会被冲得无影无踪。

再者,杨志也说过“途中盗贼又多”,而这片黄泛区更是重灾区,带着十万贯财货从这里过路,还不是往枪口上撞嘛。综合这两点,杨志选择了绕路走,但他没想到避开黄泛区又踏入了“雷区”。

时也。命也。

现在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当时滔滔洪水之后的可怕灾景,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施耐庵安排此情节是为了照顾故事大纲。

杨志不一定存在,但那大片的黄泛区,那片土地上的百姓,却始终在历史的长河里漂浮。英雄是横贯理想和现实的一道长虹,彰显他们,才能慰历史褶皱里的无名者。

这一点,施耐庵完全懂得。

朝花夕拾

那木斯莱的湖水

◆万一波

微风刚刚吹过,那木斯莱便陷入沉思。科尔沁南缘的这座湖泊,以沉稳的波光 and 五色植被静处,唯有苍茫的芦荻飘摇,仿若智者皓白的发须。

如果上溯,这里不仅有广阔的流经,也有许多美好的故事。这片昔日满清皇室的牧场,以其丰美的水草和各种野生动物附载,曾经吸引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先后10余次东巡狩猎。那些逶迤的鹳滩和弯弓的身影都沉淀在那木斯莱这片湖水中。

那木斯莱向北,是著名的科尔沁草原。那里的青草曾经西挽锡林郭勒,北接呼伦贝尔,丰美着一个强大古国的传说。然而这一切,都停顿在无休止的杀戮、践踏和掠夺中。

20多年前暑假,我去探望一位在彰古台的同学。辽西北平顶的土屋上,沙子足有两厘米厚,院子和窗台因为经常打扫,没有积沙,但仍能看到扫帚扫过的痕迹。黄昏,我们遇上大风。同学跟家人急忙撂下手头的活计,拽上铁锹,抱上稻草就往山跑。

待我跌跌撞撞地跟到山坡,看到他们已经在沙地里挖起地穴,然后戴上草帽,为幼小的樟子松苗阻挡风沙。晚饭后,同学爷爷不眠的长调撕开夜色。飘飞的音符叙述草原往事,但在我耳里,旋转的却是唏嘘呜咽的琴弦。

章古台位于彰武县北部,地处科尔沁沙地东南前沿。眼下,站在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的瞭望塔上,映入眼帘的是松栎挺立的姿态和纵横交错的粮田,“黄龙”肆虐的身影已经不再。

眼前的景致,不禁使我想起20多年前的那个黄昏。一边是肆虐的风沙,一边是脆弱的小苗,而在中间。如今,人们还在讲述关于草和树的故事。在他们眼里,一棵草或者一棵树就是一个家,而无数的草和树怀抱的家园,就会连成美丽的祖国容颜。

因为祖陵的存在,清朝的皇帝们经常要巡幸辽海这片土地。除了那木斯莱,还有一个叫做柳条边的地方,也是皇帝们必到之所。柳条边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亡”,防止满族退化,保持国语骑射之风而修筑的标示禁区的绿色篱笆。它横亘于辽东边界,与山海关相接,被称作“绿色长城”。封禁时期,这里作为皇家猎场,不仅见证了那些帝王的威仪雄武,也奠定了多少阿哥的成人礼。大清朝把子嗣的延续看得过重,而忽视了“开禁”带来的灾祸。

我小的时候,在虎山头的姥姥家,还见过那些用“柳树毛子”筑起的墙,墙外是滔滔鸭绿江水,墙内是葱郁的青山。不知何时,有人把第一把蚕放到山上,将肥美的柞树叶吞噬殆尽,继而蚕场沙化,青郁的山体遭遇了难以逆转的劫难。

尽管这些蚕们吐出了占全国70%的柞蚕丝,使许多人从粗布陋衣穿到绫罗绸缎,让我们的父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但代价也是沉重的,那是舍弃祖国大美山川成本的沉重。

前几年听说,我的同学中学毕业后回到家门老家,包了两座山放蚕。日子过得有模有样。上次回老家正巧遇见他。交谈中得知,实施青山工程后,他用政府退蚕还林补助和多年积蓄,建起了生态旅游山庄,生意火得不得了。在山庄中,至今还保留着一小片蚕场,那是作为体验项目供游人参观的。生态文明的号召推动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的同学跟他的子孙们也因此过上了水丰草美的日子。

夕阳掠过平静的湖面,一只迟归的白鹭安然地依偎在那木斯莱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相关链接

水利专家和《极简黄河史》

◆张春燕

我们应该庆幸,没有出生在几千前的洪荒年代。那个时候的《圣经》、《古兰经》等,都流传着关于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传说。正是因为洪水来袭,人们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借以一艘大船逃离上天的惩罚。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东方人似乎更洒脱一些。逃避不成,不如直接面对。帝尧派了鲧治水,未果,遂又派出禹。禹用了13年的时间终于引河入海,期间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此后,黄河又几多泛滥。直至汉朝,两汉帝国恢宏,理政宽严相济,治河顺天应人,无名小吏王景终成安澜千年的传奇,王景也被誉为当时最厉害的水利专家,没有之一。此时,秦帝国的大一统结束了诸侯纷争的乱世。世界领先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促进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哲学观念推崇,黄河治理收效自如。

以上论述均来自水利专家杨明的著作。在工作之余,他痴迷于黄河历史与文化,写就了一本《极简黄河史》。

在杨明看来,当历史车轮徐徐向前,一个浓缩的黄河治理史也犹如巨大的画卷渐渐铺开,期间星罗棋布着人和事。帝王、将相、学者、白丁,他们的人生无不和华夏民族的这条大河紧密相连。

黄河文明传承至今,中华国力日益强盛,而对于黄河自然规律的认识仍需加强,对洪水积聚的风险仍需警惕。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自远古黄河河道雏形初定,经天地造化迁延于燕山南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

的巨大冲积扇间,黄河几易其道,在几千年间融进了沿途的人文风情及中华文明。黄河决口时汉武帝曾经亲自参与堵口吗?北洋政府既已深刻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为何依然灾情不断?黄河历史上分别有哪5次大变动?近年还会发生大洪水吗?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历史上稳定盛世与动乱不安常常交替出现,而黄河在每次重大改道后,都会保持数十年乃至百年的稳定期。黄河的治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地理的面貌,也影响了人文环境的发展,甚至暗中推动着王朝的历史进程,黄河变迁史与中国历史的进程互为参照。

近几十年来,从气候变化引起降雨径流减少,到水土保持引发产流产沙下降,从高库大坝为主导的防洪、供水和发电效益提升,到人类活动干预对黄河脆弱生态的破坏,都使得整个黄河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

居安思危,在黄河风平浪静的今天,重温历代先贤对河道变迁的论述,从科学的层面推论黄河改道的临界条件,评估今日黄河河道发育水平,进而预测明日可能的洪水致灾风险,做到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亦属颇有意义的一件事。

杨明是水利专家,大学时就读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大学河流系。现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因为工作关系,他先后赴荷兰代尔夫特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美国莱斯大学等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在与国外专家学者交流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

对黄河的痴迷。

他发现,我们的研究过于关注现实,对历史上黄河治理的成就关注得并不够。于是,他开始涉猎大量的文史哲方面书籍,得到的感悟是,科学问题也闪耀着哲学的光芒,也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所以他曾写到:有黄河,家国生息不息。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没有哪种不是与黄河历史、黄河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读史明智,杨明希望为关注、热爱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公众提供一本历史科普读物;另一方面,也期望能为今天的黄河治理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东汉壁画、北宋仕女图、米芾行书、康熙圣旨、王阳明手书石刻诗、京杭大运河……一张张珍贵的史料图片,让人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据说,为了获得这些资料图片,杨明一次次地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拍摄下来的。

中国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学习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服务当下的社会。正如杨明所言:“我们很幸运,国逢盛世,但最不能丢失的恰是‘忧患’二字。5000年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趣读历史

感悟自然